

闽人遗事

# 沈成式“生平豪气难除”

□本报记者 谢海潮

乡土琐记



安海龙山寺

## 安海龙山寺祖庙

□王卓茜 孙群 文/图

安海龙山寺又称天竺寺，位于晋江市安海镇之北，始建自隋代之说，最早记载当为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外寺观·安海龙山寺》，经过历代多次重修，现如今的建筑为清末年间所建，是全国重点佛教寺院之一，也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海龙山寺最有史料价值的，则是它作为台湾上百座龙山寺的分炉祖庙，见证了历史上海峡两岸血液于水的亲缘关系。其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分香到台湾在明代就已开始，清代而盛行。台湾地区最早的龙山寺，便是明永历七年（1653年）由肇善等僧人率观音像入台的鹿港龙山寺。

明清至近代，为台湾庙宇建立的高峰时期，福建匠师大量移民至台湾，主要以闽南的泉州等地为主。有“台湾紫禁城”之称的鹿港龙山寺，相殿4块石碑为重修龙山寺记、泉州郊南捐修缘金碑、观音菩萨寿诞及新立的鹿港龙山寺修复碑记，都可证明从创建到修建与泉州先民的渊源。2011年，福建省文化厅与省文物局将安海龙山寺列为重要涉台文物点。

安海龙山寺庙宇坐南朝北，为典型的三进二院布局形式，从南至北依次为放生池、山门、天王殿、拜亭、圆通宝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东西两侧有钟楼、鼓楼、东西廊庑等，建筑布局因中国传统建筑的演变发展而来，以中轴线为主，具有疏落有致、方正自然、结构严谨的特点。台湾鹿港龙山寺无论是以中轴线为主体的建筑布局，还是两厢廊庑包围成庭院式，其整体建筑布局基本借鉴祖庙安海龙山寺，就建筑朝向而言，违背山面水的风水常理而坐东朝西，据说之所以如此，是为遥向大陆祖庙之意，足以证明鹿港龙山寺对祖庙的致敬。

安海龙山寺内两落庭院，空幽雅致。正殿为圆通光宝殿，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通高11.3米，耸于中庭之中，是整座寺宇平面规格最为开阔、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座殿宇，屋顶形制采用除皇家以外的最高形制重檐歇山顶，壮丽恢宏。圆通光宝殿采用48根石柱，建筑构架尺寸庞大。台湾鹿港龙山寺正殿建筑的开间与柱子使用数量之多、屋顶等级形制之高，也皆沿袭祖庙特征，整座殿宇视线开阔、气势磅礴，显示其高贵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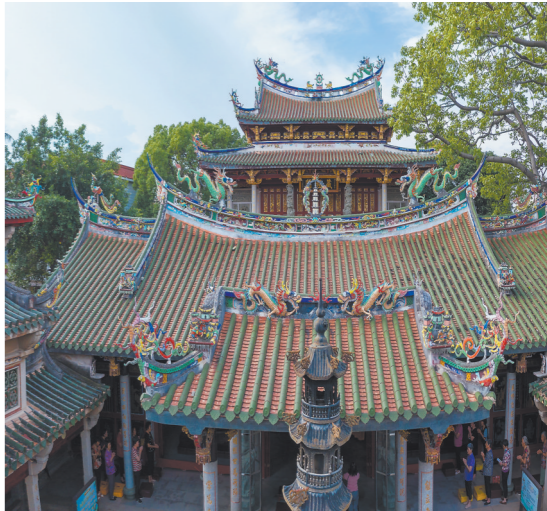
安海龙山寺殿外前立一对青石蟠龙八角柱，为清道光年间（1838年）的佳品，两柱左右相峙而立，采用高浮雕手法，龙盘旋顺势而下，龙头着色朱红，向上昂首翻越，龙爪张扬舒展，鳞片金边描绘栩栩如生，仙人站立柱间神态怡然自得。最为巧妙的是击打两柱，左立柱为馨声，右立柱为木鱼声，工艺出神入化，为清代闽南石雕工艺杰作，列为全国古刹四大龙柱之一。

台湾的鹿港龙山寺依旧沿袭安海祖庙传统，在每座大殿前都立有龙柱，并请来福建地区的匠师施展技艺雕刻。共有三对龙柱，龙柱因时期演变而雕刻技法有所不同，装饰的题材更加丰富，龙的形态更加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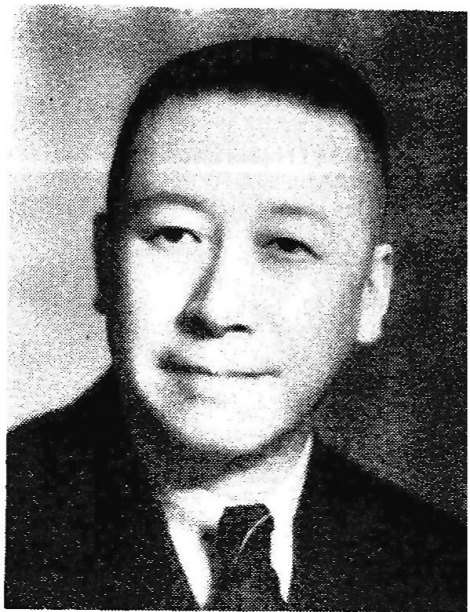
安海龙山寺大殿内正上方匾额“通身手眼”，为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所题写。匾额所形容的正是圆通光宝殿正中供奉的明代木雕千手眼观音，观音矗立于石雕莲花台之上，通高四米有余，头戴雕有众生小佛首的花冠，层层叠叠、细致入微。肩膀两侧旁出一千零八只手，每只手中戴镯，并各执法器，例如书卷、珠宝、花果等物品，似金光闪闪佛法无边，虽然繁复但层次分明，当为中外雕塑艺术之瑰宝。

台湾鹿港龙山寺正殿中供奉的七宝铜观音像由晋江渡海来台，其面容特征借鉴安海千手观音像，神态呈现圆润慈祥、眉目清秀、笑而不语、端庄垂目之像，表现超凡脱俗的亲和力。

安海龙山寺建筑的平面布局与细部形制工艺，都为台湾龙山寺的母体与借鉴的对象，反映移民来源的特质。在一个动荡的生活环境下，移居到台湾的人们迫切需要稳定与安宁，因此借鉴与再现了大陆母体文化精髓，祈求于家鄉的神灵庇佑，有着极强的寻根意识，是传统文化稳定性的具体体现。



安海龙山寺俯瞰图



沈成式字昆三。

余人，“素车白马，备极哀荣”。

### 沈家菜

1956年，章士钊奉命赴香港，其间写诗一百多首，翌年结集出版《章孤桐南游吟草》，其一为《题沈爱苍（涛园集），追怀昆三》。

“昆三与余同留学英伦。”章士钊云，“昆三爱货殖，气习迥非旧。祖德不敢忘，手泽粘户牖（吾昆昆三港寓壁粘文肃屏条四幅）。先代儒酸气（海藏《怀文肃诗》有‘道因碑’外儒酸气一语），宁抵贾胡。举世无伯乐，姑且恋钱豆。”显然是为老友“买办”身份洗白。“平生重然诺，孤寒入长袖”，又带出李律阁（吴清源姨父）晚景窘迫，昆三“多所欣助”的往事。

对福建人胃口的是，章士钊带上一笔：“访君六年前，豪情托杯酒。丰膳过饕餮，鱼翅出大腹。闽菜号绝精，君家尤北斗。谭同癖，河鱼疾莫救。”昆三于1948年离沪赴港，《章士钊先生年谱》记1949年6月“章、刘（斐）二人欣然领命南下”，到了1956年，只剩下老饕忆旧。

谭三即谭家菜主人谭篆青。唐鲁孙说，“谭家菜底子是非淮扬菜，并传岭南陈氏法乳，去其浓腴，易为清醇而集大成”；许姬传谓沈昆三“对肴饕有丰富知识”，沈家菜以福建风味为基础，又吸收各地名菜，味清而腴，是综合性的家庭艺术。

“沈昆三家的红烧鱼翅最出名，是大碗盛，带汤，这是福建做法。”许姬传说，后来昆三发明“赛鱼翅”，是用粉丝代替鱼翅，价廉物美，可与“潘鱼”“赛螃蟹”（鱼与鸡蛋做的，为

宜兴人任凤苞所传）媲美。

其《陇游散记》又云：1957到西北演出时，梅兰芳曾向冯耿光（幼伟）借了大师傅小丁（王寿珊）随团做菜，“邓老最欣赏牛肉汤炖花生。这样菜是向沈昆三先生家学来的，当年冯幼老与昆三兄住在（上海）愚园路一静园路，两家紧邻，所以做菜互相交流”。

过了几天，邓宝珊又到交际处（兰州饭店）看梅先生，说家里学做此菜，可是汤不清，来请丁师傅授艺。许姬传把做法写进日记里，可惜后来烧掉了。1982年，梅葆玖写信说“在上海大厦吃到了小丁的菜”，才知道他的踪迹。

手头有本上海大厦编的《淮扬菜点选编》，版权页标明“1979年7月第1版”，内中“花生米牛肉汤”之所以“汤清味腴，诀窍似乎在于‘用小火将汤吊清’”“将吊清的汤过滤倒入汤斗内”。是否为丁师傅真传？权作给“福建风味”的沈家菜正名吧。

### 亲人们

舒繡《忆梅兰芳》云“先父冒鹤亭民初即于我沈昆山（沈葆楨之孙）家识晚华”，名字已然不切。到了冒广生孙辈，冒怀谷尚提“姻亲昆山”，《冒鹤亭先生年谱》所附师友小传则是“生平不详”。

事可参见《畏庐诗存》“一曲灯屏集众仙”，题曰：“戊午（1918年）正月，沈昆三招同樊樊山、冒鹤亭、罗瘦公、王碧栖、梁众异、黄秋岳、李石龛集其寓斋，听陈君胡琴、张君法曲，时贾郎、梅郎、姚郎、程郎均与席，梅郎亦度曲二阙。明日读樊山词而瘦公并以诗来趣和，作此答之。”沈昆三称得上“梅边”人物，还是“磨”戏的（孙曜东言）。

“姻亲”是怎么回事？冒鹤亭妻黄曾葵，其父黄绍第与黄绍箕是堂兄弟；长乐林开暮（贻书）次女林菊吟嫁沈成式，三子林久都要黄季才，其父即黄绍箕。关系虽然有点绕，却是正儿八经的远亲。舒繡文中提到“姑丈”（实际应称“姨丈”）北京寓庐在“灵境八宝坑”，倒是罕闻。沈昆三还是刘崇谿的舅父（妻兄），王世襄的表叔……“晚清风流数侯官”，这一时期福州府出的京官不少，与同乡或外省人联姻，“门当户对”概率大增。

家庭关系简单，一家三口。林庚白《雪夜怀人绝句并序》，其一“□□无妾膝独能贤，玉雪趋庭意自便。历历儿嬉心上影，低徊哀乐浙中年（闽沈成式、林菊吟、沈燕申）”，对林菊吟有褒奖之意。她是1893年生人，高伯雨说昆三夫人“居九龙多年，尚健在”，此言出自《听雨楼随笔·遗老看重溥心畲》，刊于1980年至1981年间。

《工商日报》云“沈氏享寿六十六岁，遗有一女，现居上海”。许姬传说沈燕也是英

### 身后事

1958年1月7日，杨联升致信胡适，提及“丁任上海总办时代公文，一部分存沈某处（已故）”。胡适10日回复说“沈某”即沈昆三，“是在君和我的老朋友，前年死在香港，他只比我大一岁，死时没有遗嘱，故身后事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

丁文江（在君）与沈家交好，可见于1911年他学成回国，考察地质取道贵阳，沈瑜庆“留居抚署，纵谈四日”。到了1932年，就创办《独立评论》“制造言论又为改革政治之根本”，丁文江、沈昆三和张元济有过书信讨论。由此可见，简单地给沈昆三贴上“买办资本家”的标签似欠公允。

胡、沈交情更是没得说，仅《胡适日记全集》提及“沈昆三”就有36处，比反感“我的朋友胡适之”这类攀附口号的林语堂多出9条。1950年5月，江冬秀赴美团聚，中转香港就“住沈昆三家”，即“九龙弥敦道27号”，当时沈家似似迁往新居“嘉道理道山景大楼A2”。即便如此，胡适对亡友卒年的记忆并不确切。

沈成式实际死于1955年。当年6月25日，香港《工商日报》刊发消息《沈昆三病逝，遗体昨出殡》，可知他死得突然：17日突发绞肠痧病，家人即送往九龙法国医院，因其患心脏病，故医生不敢开刀，直至22日凌晨4时半，即在院不治逝世。

消息中“沈氏为福建人，为林则徐之外曾孙”一段简介，不如1944年版《环球中国名人传略》全面。“沈成式字昆三”条，述其1889年生于上海。赴英国入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专攻机械科，1912年得学士学位。回国后入海军部，兼任北京国立大学土木工程科讲师（1913年至1917年）。后任北京市政府工务处副处长，及北京电车公司总务处长，至1923年止。迨来上海，服务英美烟草公司及大英烟公司，后调任董事。

《年谱》也有几处记录，如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四月孙女沈燕（谱名燕申）生，成式出”。寓港期间，事迹见于为其父已刊诗集“搜罗散佚”，“年谱近甫编成，其传铭诸篇，附于集后”，跋于“癸巳（1953年）大暑”。

一生一死，交情乃见。《工商日报》胜在可以盖棺定论：“为人博学多才，和蔼可亲，交游广大，于商业上颇有成就。对于青年人，尤喜加以提携。”24日遗体出殡，“万国殡仪馆大殓”“钻石山火葬场举行火葬”，到场执紼者百

说史谈厝

## 近代福州儿童慈善事业之殇

□甘满堂 文/图



没有清理前的墓碑

福州软件园马鞍山“被弃婴儿墓”遗址位于软件园A区公交总站旁边的山坡上，埋葬着福州天主教会仁慈堂所收养的因病死亡的婴儿，数量有数千具之多，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年间西方教会举办儿童慈善事业的真实状况，也是民国年间“福州仁慈堂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

2020年秋季，福州大学重启软件园铜盘校区，十多个学院的本科与研究生新生都被安置到铜盘校区就读一年，本人所在的人文学院也在其内，故每周都要到铜盘校区多次。在一次闲聊中，一位五凤村民朋友说，这座山名叫“科蹄山”。一听“科蹄”两个字，我就忍不住问他，是否与瘟民相关？结果果真如此。

据当地长者介绍，科蹄山就是晚清时期天主教会给瘟民信徒购买的坟山，现在瘟民墓都迁走了，只遗留下没有带走的墓碑，还有“被弃婴儿墓”。还说小时候读书时，学校曾组织他们祭奠“被弃婴儿墓”，“控诉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马鞍山在福州西北郊，也叫“奉教山”“科蹄山”。1669年福州天主教会购买马鞍山一块土地安葬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西来孔子”艾儒略，后来不断扩大，从此这里就成为福州天主教传教士和众多教徒的墓地。福州人称信天主教为“奉教”，这是马鞍山称“奉教山”的由来。

“科蹄山”得名则缘于此埋葬过许多改信天主教的瘟民。瘟民是终身居住在闽江流域船上的水上居民，在民国之前他们不被视为贱民，受到不准上岸、不准科考、不准和汉人通婚诸般歧视，被贬称为“科蹄”（福州话意为“曲蹄”）。晚清时期不少瘟民改信天主教，他们去世后也可以葬在马鞍山。福州天主教会仁慈堂所收养的因病死亡的婴儿，也被集中安葬在马鞍山。因上个

世纪90年代，福州软件园选址马鞍山，这里天主教徒墓地都整体迁到北峰万寿陵园，包括艾儒略墓，但仁慈堂婴儿墓属于无主墓，没有迁走，仍孤零零立于马鞍山中。

清光绪十年（1884年），天主教多明我会西班牙籍传教士在台中亭街澳尾巷设立仁慈堂，收养弃婴，以示爱心。当时社会弃婴很多，弃婴主要是女婴，其余是有病患的男婴。仁慈堂经常不顾自身条件，大量收养弃婴，由于护理不周，造成收养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

近代西文传教士所办的育婴堂婴儿死亡率也是普遍现象。当代学者根据历史资料，测算过近代传教士所办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大概在40%左右。对于外国传教士所办的育婴堂死亡率高，当时中国南北方社会上都有传言，说传教士收养弃婴是想提炼丹药。因此，民间对于传教士办育婴堂的举动总抱有怀疑与恐惧的心态。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农历丙寅年，俗称“虎年”。福州民间习俗传说“虎年”生的“虎仔”会克父母，长大又会克夫，所以社会遗弃的女婴特别多。这些弃婴多被仁慈堂收养，可想而知，死亡数量也很多。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占福州城时，西门外五凤乡（现五凤街道）群众发现有壮汉每隔一两天都要挑两大麻袋东西到马鞍山掩埋，过去查问才知道都是来自仁慈堂的死婴。群众认为教会虐杀中国婴孩，群情激愤，捣毁仁慈堂，赶走里面的工作人员，随后还引发了从福州到厦门的大规模冲击包括新教在内的基督教会的社会运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州仁慈堂事件”，为中国近现代诸多“教案”中的最后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教案”。

后在西方国家蛮横干涉下，国民党军

国留学生，“不习惯香港的生活方式，一直住在上海”。2001年11月，余英时、陈淑平夫妇《挽沈燕姨母四首》又爆料“蒋砺杰在伦敦追求沈燕”（吴元黎知详情），蒋后来成了“奠定台湾经济奇迹的思想导师”，夫人马熙静。

余英时岳父即陈雪屏。据《先室林夫人美因女士事略》所述，陈的前妻徐佩环早逝，1931年7月续弦林美因（敏），为“笠似公之孙女”“祖父书《有翼》公”，“林氏为八闽望族，与沈、陈、刘诸巨族互有姻娅关系”。涉及民国那场“抗暴”运动，有资料称“陈雪屏是沈崇的姨父”，但林菊吟兄长即林彦京（笠似），沈崇与沈燕、林美因论理是平辈。

### 以字行

1925年9月，北京《益世报》发短讯：“沪英美烟公司今（4日）聘沪宁铁路局长沈成式之（堂）弟成式任公司交际员，给月薪八百元。”

沈昆三喜交际，开销亦大，人民国初“并不很得意”也是事实。郑孝胥1918年10月6日记云，“闻爱苍昨夜已卒，即往哭之”“革命后恐其不能守节，然闻其夫人以其不出恒话厉”，隐约透露沈瑜庆当遗老，经济上并不宽裕。就昆三而言，北洋政府公务员中“荐任官”相当处级，工资分7级，月薪200元至360元。至于他担任应用力学、图力学课程的经历，兼任讲师俗称“教零钟点”，从李书华等人回忆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无变动，待遇按每小时5元计算，谭其骥这块月收入40元至120元不等。

银元、银两一般以1比0.72兑换。跳槽一年后，月薪即超总长（部级1000元），沈成式不啻“跃龙门”。从《益世报》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彼时其字号还不够响亮，到了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附记“沈成武二三事”，书“沈昆三、英美烟公司总理之弟”，依附关系已然发生转变。

沈瑜庆七子八女，独见沈成式“交游广大”，将世家子弟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可能也是天性使然。早在留学期间，赶上英王乔治五世加冕，齐如山说欧洲许多中国留学生前去观礼，故友沈昆三“认识人较多”，“都归他担任招待”。大家搓麻将以待时辰，好几个迟迟不肯散局，结果错过大典。

各版人物词条中，《上海烟草志》传略比较靠谱，从事业功相对翔实，但以“沈昆三”为词目，且谓“字成式”，则让人大跌眼镜。出错也是事出有因，毕竟旧报纸、朋辈间多以“昆三”称呼，可见沈昆三跟梁实秋一样，是以字行于世，寂寂无名了。

沈成式40岁那年，胡适写了首贺寿词，稍嫌“打油”，起句却是不凡——“最羨无忧公，生平豪气难除”，道出其人“精气神”。